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狐白裘

狐青裘豹褎

黃衣狐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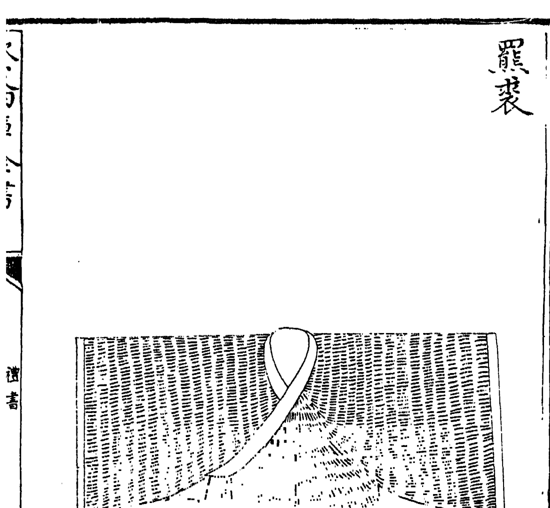
貍裘 青

虎裘黄

狼裘黄

熊裘 緇色

羆裘



狐白裘

狐青裘豹褎

黄衣狐裘

詩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又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黄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然則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

衣以裼之燕服也狐裘黄衣以裼之蜡與燕服也玉藻曰天子卒食玄端而居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制言養老之禮虞氏深衣夏后氏燕衣商人縞衣周人玄衣於夏言燕衣則深縞與玄皆燕衣也鄭氏以此為燕群臣之服然周人燕禮天子皮弁諸侯緇衣不以玄衣葢天子齊則玄端而冕燕則玄端而冠卒食玄端則夕不必玄端也諸侯夕深衣則非夕不必深衣也故周官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王之燕服豈特玄端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

終南之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黻衣繡裳葢始言燕服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為行禮之服謂狐白之上衣皮弁歟非詩論語之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葢大夫士之燕服也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

大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歟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鷫鸘雉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史記李兑遺蘇秦黑貂裘王子周使王以青鳳毛為二裘司馬相如服鷫鸘晉武帝焚雉頭裘王恭被鶴氅裘

貍裘 青

詩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左傳曰晳幘而貍製定九年夫公子無豫於事而貍裘東郭即戎而貍製則貍裘非禮

服之裘也傳又曰臧之狐敗我於狐駘襄四年則春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裘也

虎裘

狼裘

人之手足右强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葢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辟之飾則左右虎狼之裘宜

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
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葢旅賁之
類也爾雅狼牡貛牝狼其子獥令人曰狼牡名貛牝名說
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機曰善為小兒啼
禮記有狼臅膏

熊裘

羆裘

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

革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

禮書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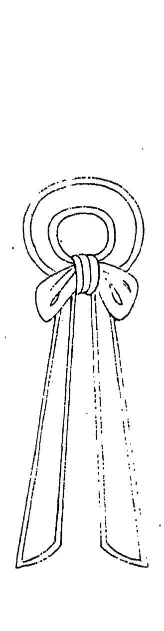
禮書卷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天子素帶

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焉飾以朱緑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紐而約之垂長三尺與帶廣四寸約紐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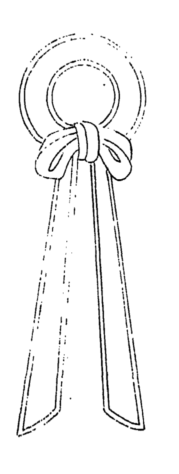


諸侯素帶

素帶不以朱裹亦朱綠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

大夫素帶

素帶不終辟飾以玄華大夫以上素帶士練帶弟子縞帶皆帛為之



士練帶

練帶辟積其末三寸其廣不至四寸紳組長三尺鄭氏謂士以下皆禪而率縫雜記於諸侯亦言率帶則率不特施於禪也

革帶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天子素帶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焉飾以朱綠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紐而約之垂長三尺與帶廣四寸約紐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

諸侯素帶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

大夫素帶素帶不終辟飾以玄華大夫以上素帶士練帶弟子縞帶皆帛為之

士練帶練帶辟積其朱三寸其廣不至四寸紳組長三尺鄭氏謂士以下皆禪而率紩雜記於諸侯亦言率帶則率不特施於禪也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晉語曰內子為大帶荀子曰逢衣淺帶淺帶博帶雋不

疑傳曰褒衣博帶釋名曰帶蔕也內則子事父母韠紳搢笏婦事舅姑幷總衣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記曰公襲卷衣一朱絲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

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又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此襲尸之帶左傳曰鞶厲游纓昭其度也左桓二年深衣曰帶上毋厭髀下毋厭脅當無骨者左傳曰樂桓子請帶於季武子武子名使者裂裳帛與之曰帶其褊矣昭元年

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帨

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

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緑或玄華盖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禮器冕朱緑璪雜記公襲朱緑帯聘禮問諸侯朱緑必皆取正色）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緑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緑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帯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

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繂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叔向曰衣有禬帶有結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蟲華玉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

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王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外以玄内以黄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儀羅白大帶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五品已下紕其垂外以玄内以黄紐約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帶紕其垂内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

革帶

内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韐帶搢笏鄭氏曰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笏搢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艓〈丑列〉阮諶云艓蝗蜋鉤以相拘帶

謂之鉤𨫬唐以玉為鉤𨫬與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吉而已荀卿曰搢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韠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宜亦與韠同色歟

居士錦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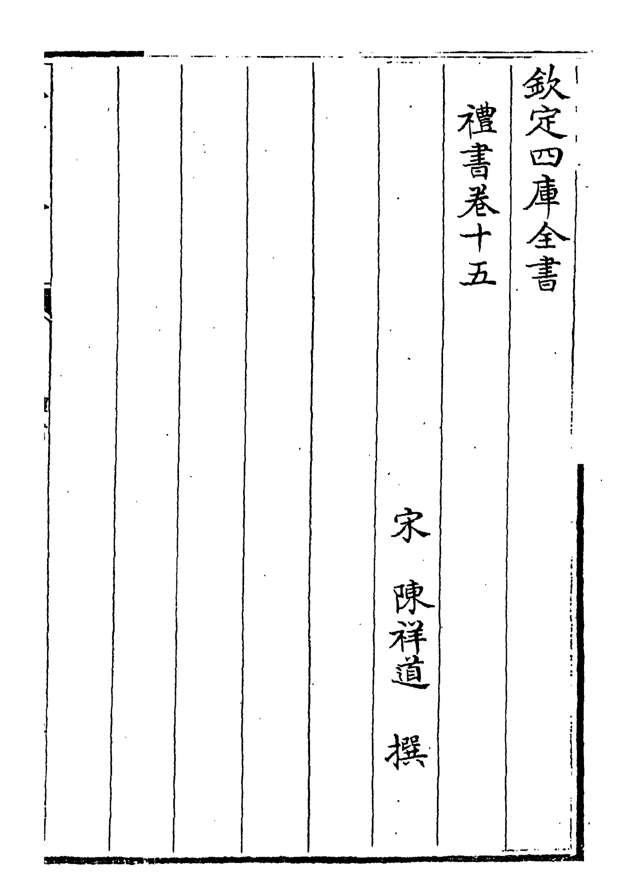
弟子縞帶

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民之

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曰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也居士錦帶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受道之質也縞薄繒也與素帶不同吳季札以縞帶遺子產蓋吳地之所宜者縞也荀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然則處士即居士也古之所謂處士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

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謂君子處士也此葢處士之未仕者歟

禮書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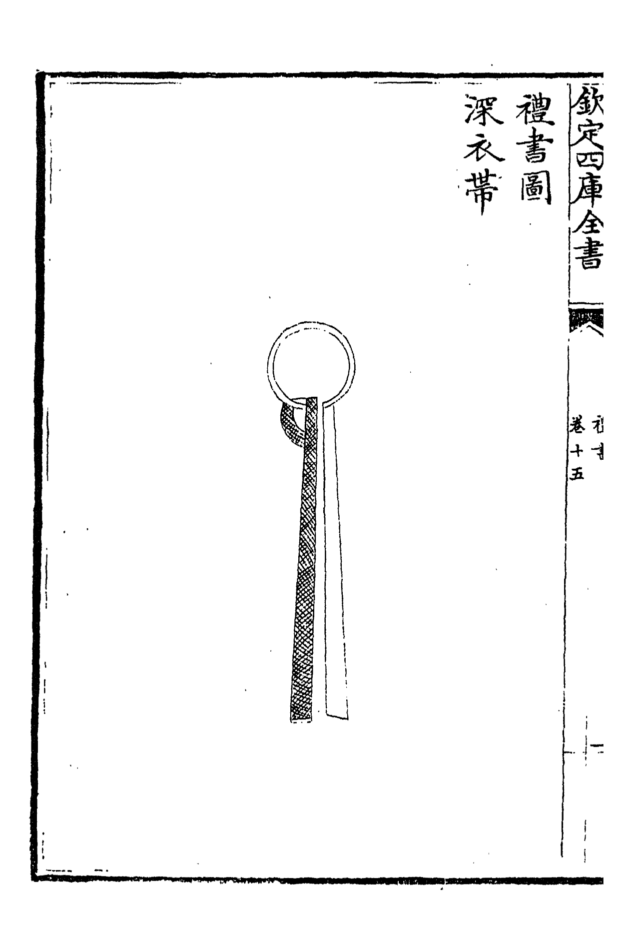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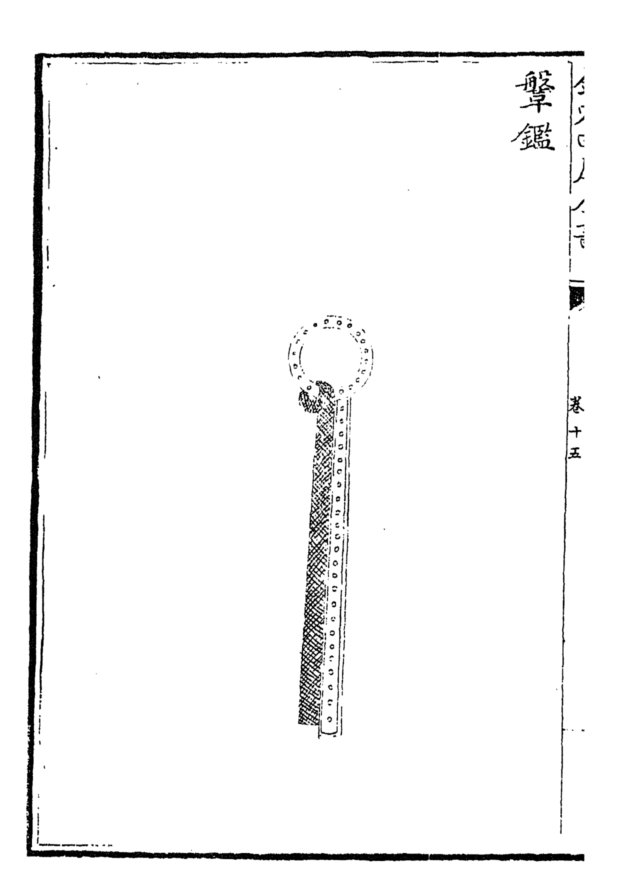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深衣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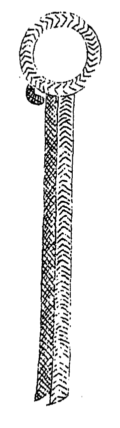


童子錦紳



鞶鑑

綷帶



布帯

王冕服赤舄

黑絇繶純

皮弁服白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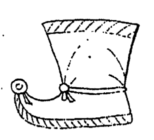
青絇
繶純

冠弁服黑舄

赤絇

繶純

后褘衣玄舄 黄絇 繶純



揄狄青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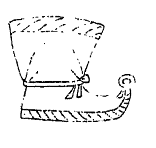
白絇

繶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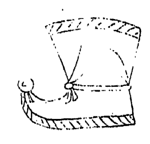
閼狄赤舄

黑絇

繶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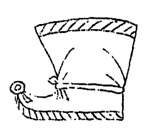


鞠衣黃屨白絇繶純



展衣白屨

黑約繶純



褖衣黑屨青絇繶純

深衣帶

深衣曰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玉藻曰紳三尺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然則人長八尺紳三尺而居帶下之二則大帶以高為貴而帶下四尺五寸矣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氏曰大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故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當無骨者以適便為貴則其下無四尺五寸儀禮士朝祭皆緇帶則天子諸侯大夫朝祭無異帶矣深衣之帶其飾蓋若大帶歟

童子錦紳

玉藻曰童子錦紳并紐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然則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肆伸之也束組紐也紳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鄭氏以肆為肄

鞶鑑

內則曰婦事舅姑衣紳又曰女鞶絲左傳桓二年王子

鄭伯以后之鞶鑑定六年衛公叔文子曰定之鞶鑑杜預曰鞶帶以鏡為飾今西方羌胡猶有之然則漢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其飾葢類婦人歟

𦆈帶

雜記𦆈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布帶

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

緦布冠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葢非純吉故布衰因喪屨布帶非純凶故深衣緇布冠斬衰腰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斬衰絰布帶齊衰衰以下皆絰布帶以衆臣厭於天子諸侯齊衰以下輕於斬衰故象革帶者布而已

王冕服赤舄黑絇繶純

皮弁服白舄青絇繶純

冠弁服黑舄赤絇繶純

后褘衣玄舄黄絇繶純

揄狄青舄白絇繶純

闕狄赤舄黑絇繶純

鞠衣黄屨白絇繶純

展衣白屨黑絇繶純

褖衣黑屨青絇繶純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

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士冠禮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約繶純組綦結于踵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詩云玄衮赤舄又曰赤芾金舄又曰赤舄几几檀弓曰有子絲屨春秋傳曰楚子豹舄莊子曰屨方屨者知地形漢書曰孝文革舄東方朔傳鄭氏釋周禮謂複下曰舄

禪下曰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后惟祭服有舄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黄繶青絇雜玄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黄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皆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黄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

古者衣象裳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玄黄青白赤黒對方者為繢次青赤赤白白黒黒青比方者為繡次而冠禮黒屨青絇繶純白屨緇絇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黒絇繶純（絇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即緣也）葢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爵弁韎不曰韠而曰韎韐衣不以布而以純葢皆尊祭服之故也）則凡舄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絇青緇黒而繶純如之則繶從絇色可知也由是推

之王之吉服九而爲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舄
配皮弁服而青絇繶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絇繶純
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玄舄配褘衣而黄絇繶純青
舄配揄狄而白絇繶純赤舄配闕狄而黑絇繶純黄屨
配鞠衣而白絇繶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絇繶純黑屨配
禒衣而青絇繶純司服言舄止於赤黑言繶止於赤黄
言句止於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
謂雜玄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

裏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繅而不言斿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繅斿而不及玉數言繅斿皆就而不及采數

禮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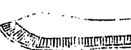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繶



約

綦

韈

童子服

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



童子屨白屨無絇

繶

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謂之繶爵則繶緣也鄭司農曰赤繶黄繶以赤黄之絲為下緣鄭康成曰繶縫中紃正義曰繶者互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

絇

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絇說文曰纑布縷也纑繩絇也鄭釋屨人曰絇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舄之頭以為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絇者絇在屨頭以餘

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曰絇謂屨頭以絛為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為絇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葢絇以絲為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偪束也童子不絇未能戒也喪屨無絇去飾也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人臣去國鞮屨不絇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為口緣

綦

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約內則曰屨著綦莊周曰正緳繫屨鄭氏曰綦屨繫也所以約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約止足折也

鞮屨

鞮屨以革為之周禮有鞮屨氏曲禮曰鞮屨素箴鄭氏曰鞮屨無約之菲也

用屨脫屨之節

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乃羞鄉射大射儀並倣此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正義曰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在堂上席側是以記云排闔說屨於戸内者一人而已不敢燕情也士虞禮曰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曲禮曰戸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内

則曰屨著綦綦屨繫也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屨少儀曰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禮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筭爵與夫尸謖餕食之節皆不說屨而尸坐亦不說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

不說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於戶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聲子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說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屨也漢魏以後朝祭皆跣

韈帷蕭何劒履上殿魏武亦不解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梁天監中尚書叅議清廟崇嚴既絶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詔可隋志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詣三公至黄閤下履過閤還着履唐志元正冬至受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置於席升開寳通禮太廟晨祼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劒脫舄

韈

左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叅議按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

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禮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

童子服 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

童子屨 白屨無絇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童子不衣裘裳內則十年學書計不帛襦袴玉藻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

事不麻見先生從人而入然則童子緇布衣錦緣此冠禮所謂采衣也不裘為其消陰氣也不衣裳為其未預事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無緦服聽事不麻絰未責之以盡恩也問喪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則不緦不麻不當室者之禮也既夕禮朔月童子執帚從徹者而入卒奠從執燭者而東入則燭先而徹者後出則徹者先而執燭者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不同　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則聽

與立主人之比者皆適有喪者之事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王制禮則寬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紒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執摯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緦服聽事不麻而已哉雜記童子不哀不踊不菲不杖不廬凡皆以為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禮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十七至二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十七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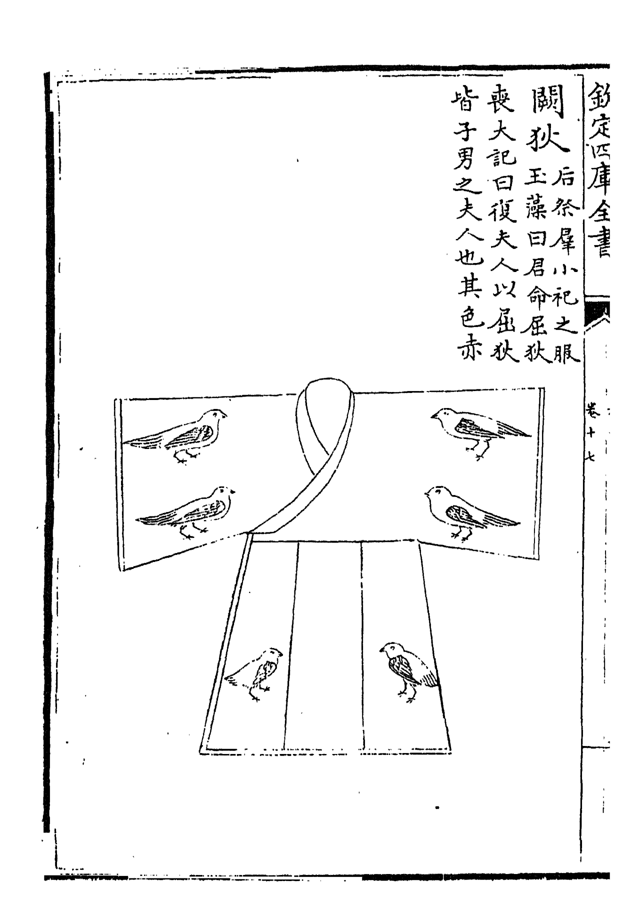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后褘衣

褘衣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則上公之夫人如后之服禮記言夫人副褘是也魯非上公亦尊其服者以周公之後故也其色玄

揄狄

揄狄后祭先公之服也玉藻曰夫人揄狄雜記曰復夫人税衣揄狄蓋三夫人三公之妻及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也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亦揄狄特雉數與三公之妻侯伯之之夫人異耳其色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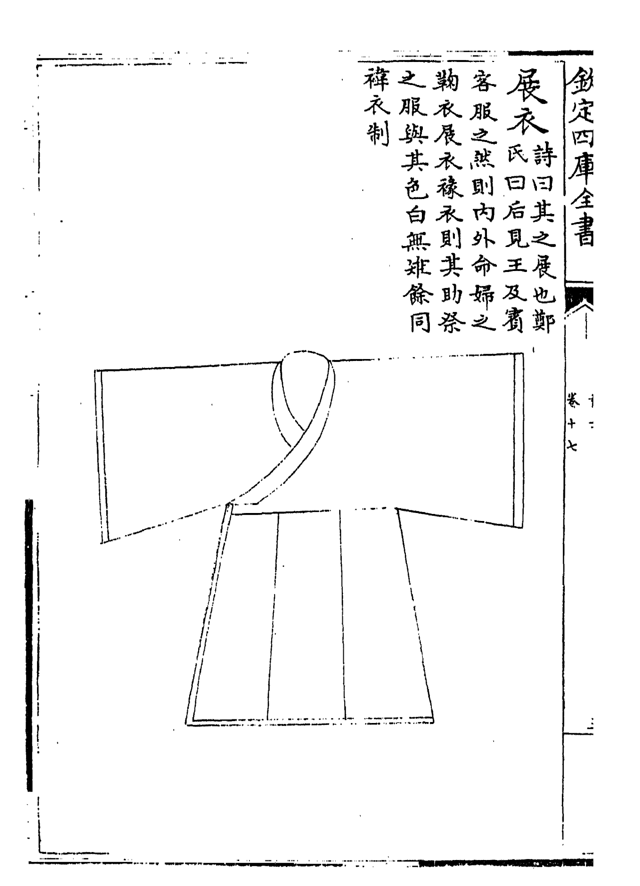

闕狄 后祭羣小祀之服
玉藻曰君命屈狄
喪大記曰復夫人以屈狄
皆子男之夫人也其色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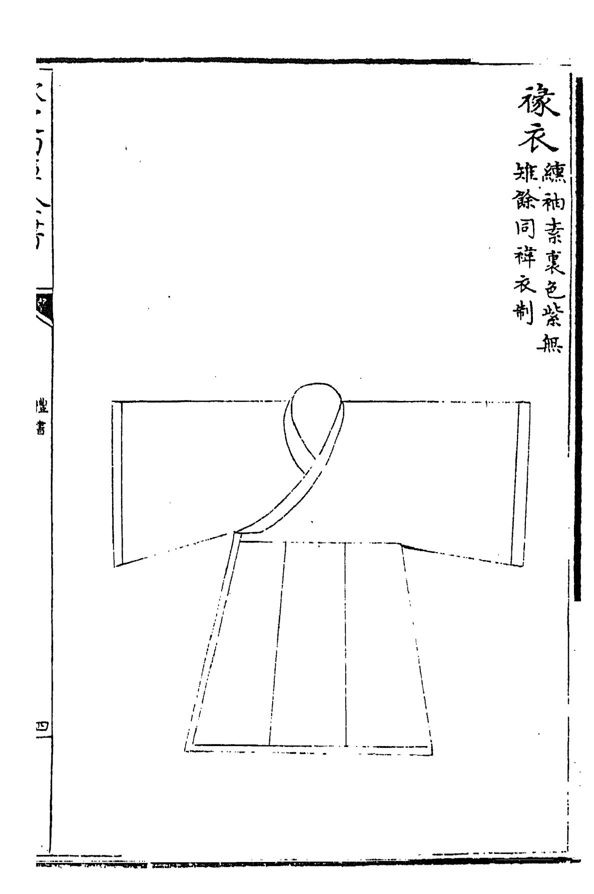
鞠衣

月令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蓋薦之於祀告將服之以蠶鄭氏曰先帝大皥之屬是也孔頴達曰薦鞠衣者薦於神座以求福祥也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王藻曰再命鞠衣鄭氏曰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其色黃無裶餘同襌衣制

展衣

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后見王及賓客服之然則內外命婦之鞠衣展衣褖衣則其助祭之服與其色白無雉餘同禕衣制





褖衣

纁袖素裏色紫無雉餘同褘衣制

士褖衣赤衲素裏色紫無雉餘同禕衣制

后褘衣

褘衣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則上公之夫人如后之服禮記言夫人副褘是也魯非上公亦尊其服者以周公之後故也其色玄

揄狄

揄狄后祭先公之服也玉藻曰夫人揄狄雜記曰復夫人稅衣揄狄蓋三夫人三公之妻及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也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亦揄狄特雉數與三公之妻侯伯之夫人異耳其色青

闕狄

后祭羣小祀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喪大記曰復夫人以屈狄皆子男之夫人也其色赤

鞠衣

月令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蓋薦之於祀告將服之以蠶鄭氏曰太皞之屬是也孔穎達曰薦鞠衣者薦於神座以求福祥也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玉藻曰再

命鞠衣鄭氏曰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其色黄無維餘同禕衣制

展衣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后見王及賓客服之然則内外命婦之鞠衣展衣褖衣則其助祭之服與其色白無維餘同禕衣制

周禮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鄭司農曰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黄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為翟翟

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禕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

令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

玉藻曰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褘當為鞠一命襢衣士緣衣明堂位曰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詩曰副笄六珈又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雜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內子以鞠衣

襃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曰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后

褘衣

揄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三夫人及

三公之妻

侯伯之夫人

褖衣

揄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闕翟

子男之 鞠衣

夫人 展衣

褖衣

九嬪公之大 鞠衣

夫侯伯子男 展衣

之卿之妻 褖衣

公之卿大夫　展衣

侯伯子男　褖衣

之大夫之妻

女御

公侯伯子男　褖衣

之士之妻

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內宰大祭祀祼獻則贊而天地無祼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及外神是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以爲裏襯喪服言女子髽衰而不言裳昏禮言女次純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同色可知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素質義
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
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為上揄狄
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
之屈則其制屈於揄褘而已三翟葢皆畫之於衣如王
冕服鄭賈之徒謂褖衣黒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
金生於土故鞠衣黄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
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

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
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緣衣翟靈恩謂
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
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
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
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
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
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

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隂之純色見王及賔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賔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黒者隂之正色纁者隂之上達緣則循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循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王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為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

衣士也則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弁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緣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曰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君可知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改褘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

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褖衣 纁袡素裏色紫無雉餘同褘衣制

士褖衣 赤袡素裏色紫無雉餘同褘衣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褖衣士喪

禮襲服亦言褖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緣褖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褖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亦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褖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褖衣連衣裳玄端無緣褖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譏之

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蓋丈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為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褖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褖衣鄭氏以士之褖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袡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袡明非常也然純衣褖衣也士妻助祭

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衻則
明凡禒衣皆有衻也孰謂衻特爲昏禮施哉

禮書卷十七

禮書卷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宵衣 染之以黑

袗玄衣

纁黼

黑

景衣白

褧衣
白

象揥

宵衣 染之以黑

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鄭氏釋昏禮曰宵讀爲素衣朱綃之綃綃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釋特牲謂其繒曰宵染之以黑記有玄宵衣釋少牢曰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

夫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葢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玉藻士椽衣或作稅衣曽子譏子羔之襲稅衣纁袡則女次純衣纁袡者椽衣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婦皆纚笄宵衣則宵衣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被錫衣侈袂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王被衮士昏禮曰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纐黼孟子曰被袗衣則被者服之也不特首飾而已鄭以被為首飾以少牢之被錫為髮髢以詩被之僮僮為

髲髢誤矣不特此也釋追師則以侈袂為侈褖衣之袂
釋少牢則以侈袂為侈宵衣之袂釋昏禮謂姆宵衣以
綃為領釋特牲謂主婦宵衣以綃為領禮文殘缺鄭氏
自惑學者據經可也禮有錫衰錫冪史有阿錫盖錫布
之細者也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不亦宜乎
若助祭之類則申上服内司服曰辨外内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褖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凡命婦共其衣服鄭氏
謂外命婦惟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

其家則降焉然則諸侯之卿大夫妻以禮佐夫人蓋亦視此

袗玄衣 頳黼黑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頳黼在其後鄭氏曰袗同也頳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袗絺綌孟子曰被袗衣則

袗設飾也說文曰褧檾也枲屬顈與褧檾通用則袗玄者設飾以玄也顈黼者顈枲為領而刺黼也從者畢袗玄女與姆之衣玄可知從者顈黼則女與姆之領不以枲可知袗玄而黼領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昏禮婦人從者均於畢袗玄鄭氏以袗為同曲禮曰袗絺綌鄭氏又以袗為襌是自戾也

景衣 白

褧衣 白

士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加景乃驅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景而加之以褧也景以禦塵褧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為絅則景蓋亦禪歟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唐志景作憬

副

編

次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詩曰副笄六珈左傳曰衡紞紘綖禮記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士昏禮女次純衣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而總王后惟祭服有衡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孔頴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若編次則無衡於笄言珈以玉飾之惟后夫人有焉夫人六珈后之多寡無文漢之步揺以金爲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揺魏晉因之隋改爲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玄冕十二旒司馬彪續漢志云步揺有黄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糾八雀九華赤熊天鹿

笄獸翠羽為飾

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狄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禒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為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為髲髢云者葢有所傳然也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髠己氏之妻髮

以為呂姜髢說文曰髲益髮也盖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者不特髲髰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髲髢也鄭氏皆以為髲髢非是

纚笄

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

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盖古之為妾者不笄士姆纚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象揥

詩曰象之揥也又曰佩其象揥毛氏曰所以摘髮也劉熙曰揥摘也孔頴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葢有事則因以為飾無事則佩之

禮書卷十八